

喜慶中那一點紅

連盈慧

英皇孫大婚耗資七、八億港元，儘管倫敦人痛恨皇室奢靡，全球二十多億電視觀眾光幕前觀摩，還是抓住八卦機會，看得開開心心。畢竟這樣婚禮才看得出氣派，貴為皇室的新娘子，大方得體的白婚紗上，看不到任何耀目的飾物，沒有炫耀過甚麼天價的珠寶金鑽，相對日輝煌下，回想起大明皇婚前後誇耀自己脖子上手上懸戴過若干萬由珠寶公司借出的項鍊手鐲，就明白到甚麼是庸俗。

最矚目的，還是教堂裡頭大紅地毯，襯托威廉愛爾蘭紅色軍服，以及主教堂教袍紅黑鮮明的披肩。看到這點紅再次成為喜慶場景要點，到底令人精神一振；這點紅，久違了，真的久違了。近幾年在香港，年輕朋友結婚起革命，不知何故，請柬甚麼顏色都用，偏偏就缺少了這點紅，自從狂吹過哈日哈韓風，很多年輕人辦喜事愛「酷」，首先就嫌中國傳統的「紅」太老土（結婚本來就老土！），除了淡黃米白，甚至連老一輩人避忌的藍都用過，不僅請柬如是，場面設計亦如是，為了堅持不用紅色，不少新人跟家長還有過意見，當然，最終不由家長不讓步。

「排紅」的突破，顯然是聽從婚慶顧問公司游說，深信是「潮流所趨」，就一窩蜂盲目跟風。可是這也不過是一時新的傳統，流行了一八年八年，今日連新一代婚慶業者都看不出特色，有人甚至還厭倦那些同一花樣項目的婚慶。

舊式傳統中式婚慶，無疑太多繁文縟節，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比如不斷要新人向「三語誠七」的親友敬茶，就過於疲勞轟炸，同時戲謔式玩新人也來得過分，但禮儀得全無生氣的西式婚慶，亦未必完全可取，至少看不到半點紅，就帶不出熱鬧氣氛。

威廉大婚，沒有那點紅是不是失色不少？只是要提的，紅色也像其他顏色一樣有千百種，用得不好就惡俗，英皇孫婚禮上那點紅才完美。

悉尼開車樂

蘇狄嘉

我有車牌超過十年，可是，沒有駕駛也接近十年。九三年在澳洲廣播公司受訓時，便考了車牌，在悉尼開車兩個月，其後在英國開過一次，同年底回港也開過一次，之後，便封牌了。

當年在澳洲居留未滿六個月，車牌不能自動換為香港牌，所以不得不封牌。聽說如今香港學車費平了很多，幾千元便可包考到牌，有點躍躍欲試。

悉尼考車牌，第三次才通過，路試卻是一舉成功的。

筆試之難，難在五十條題目，不能累積超過五條答錯，一出現第六條錯答案，便要從頭來過。

筆試透過電腦螢幕進行，是多答案選擇題，隨機抽樣，由淺入深，換句話說，越答到後來，題目就越深，就算前面只錯一條，到了第四十條後，也可以連錯幾條，被罰出局，重頭再考，而且，不能當天立即重考，必須最少等一天。

開車樂趣，香港、倫敦，當然難與悉尼相比。當年我住在悉尼市郊，每天上班需駕車經過悉尼大橋，風景之美，難以言喻，不比倫敦和香港，隨時塞車，燥火上升，多優美的風景也無心欣賞。

大概是越塞車，駕駛者就越沒有耐性，近期觀察，一路上左穿右插，經常切線者比以多。有人說，這一代的人學位便越線爬頭，絲毫不顧後隨者安危，忘記了「欲速則不達」這句金石良言。

收買人心

琴台聚 章基舜

目說「鬼臉兒」杜興早已救起李家莊莊主「撲天鵬」李應，一行人返回李家莊，替李應療治箭傷。「病關索」楊雄與「拚命三郎」石秀表示要往梁山泊請救兵攻打祝家莊，一方面救時，一方面替李應報一箭之仇。

梁山泊與獨龍岡相距不遠，楊雄、石秀行抵梁山泊地頭，見一新酒店，乃內置些酒解饑饉。本來，梁山泊山寨，在「白衣秀士」王倫時代，已在水泊附近陸上，依溪開有酒店，由「旱地忽律」朱貴駐守，為山寨哨站；若遇有「油水」的單身行旅投店，便伺機劫殺。當年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雪夜上梁山」，也是投此店經由朱貴引上山寨。

今添新店，無他，自「托塔天王」晁蓋入主山寨後，江湖好漢紛紛來投，則在自己地頭，多設一新酒店引接無妨。新酒店由「石將軍」石勇打理，石勇見楊雄、石秀二人打聽上梁山泊之路，乃問二人從何處而來？石秀答是來自獨龍岡，石勇猛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此時，楊雄自我介紹，並問何以得知石秀之名？石勇乃日前「神行太保」戴宗、「錦豹子」楊林從獨龍岡回來，多次講及石秀。

為何戴宗多次講及石秀，而少提楊雄，乃因石秀「打得，楊雄亦因石秀「打得」，才與石秀結拜。石勇酒款待，楊雄、石秀把在獨龍岡發生的事講了一番。

喫罷酒食，石勇放一響箭，對港蘆葦叢中搖出小艇，載二人往鴨嘴灘上岸。與此同時，石勇已先行派人通知山寨。小艇抵埠，已見有戴宗、楊林下山迎接。

眾頭領得知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聚相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及眾頭領。

楊雄、石秀二人首先表達上山入夥的心意，眾頭領大為歡迎。楊雄隨即講及「鼓上風」時遷偷雞，自己打傷祝家莊十幾人，石秀放火燒店，時遷被祝家莊捉了，「撲天鵬」李應兩番去函求救人，反遭祝家莊辱罵，且揚言要捉梁山泊好漢的事，詳細講了一遍，請求晁蓋派人下山救時遷。

楊雄說畢，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取來。」

一旁的宋江聽着慌忙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卻要斬他？」

晁蓋乃言，梁山泊好漢「以忠義為主，全施恩德於民」，「這廝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賊，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先斬楊雄、石秀二人，以正梁山泊忠義之名，再打祝家莊，「不要輸了銳氣。」

宋江為要收買人心，培植自己勢力，替楊雄、石秀二人求情的同時，並說：「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小可才不才，親領一支軍馬，敬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滌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

一旁的「智多星」吳用，與宋江沉澱一氣，聽宋江這麼一說，也附和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

整個寨事執事正而為，食古不化。晁蓋外號「托塔天王」，宋江外號「及時雨」。從兩人的外號觀其為人，思之過半。

（細說水滸：二二七）

聖地豐碑——草堂（上）

唐代詩壇，李白、杜甫堪稱雙峰並峙，一為詩仙，一謂詩聖，一個是浪漫主義的典範，一個是現實主義的代表，雖說流派各別，但無論是「主義」，是斯人，還是作品，都應該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可是，為什麼有人偏要揚李抑杜呢？

說來不怕見笑，這謎團在我心中一攔竟是數十年，直到日前讀過李大偉先生的文章《說話的藝術》後，方才似有所破。繼而，猛地想起當年遊杜甫草堂的往事來。

那一年，我們去成都取經，公務之餘，四川同行建議我們去「草堂」耍一耍。那時信息閉塞，我又一向孤陋寡聞，加上是頭一次到成都，一切都陌生，因而我既不知道「草堂」是個甚，也不了解它在哪裡，更不清楚有什麼可耍的，於是便向他們請教。

孰料，他們聽後哈哈大笑。地主們並非笑我無知，而是笑他們自以為是。笑過之後他們介紹說，「草堂」呀，是我們成都人對「杜甫草堂」的簡稱和愛稱。「杜甫草堂」又叫「成都草堂」，是杜甫晚年在成都時的故居。杜甫很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都是在那裡寫成的。至於到「草堂」去耍的意思嘛，就是說到那裡去走一走，看一看，既可以欣賞「草堂」風景，又能發一點思古之幽情，還能感受一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氛圍。

哦！沒想到，他們這一說，竟把我說得心癢難抓！在主人們的熱情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找到了。

「草堂」位於成都西門外的浣花溪畔，是一處集園林、祠宇於一身的獨特建築，佔地300餘畝，始建於公元760年春天，次年落成。

端詳眼前這座坐落園林，思緒不禁飛向一千多年前那個遙遠的時代，一副亂世畫圖赫然在目：烽火連天，黃塵滾滾，兵荒馬亂，哭聲一片，到處都是背井離鄉、倉皇逃難的百姓……中國歷史上那場著名的「盛世」之變，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據介紹，公元759年隆冬時節，年近半百的杜甫為躲避「安史之亂」，舉家由隴右遷去成都，投靠劍南節度使嚴武。這位因得罪肅宗而去職的「左拾遺」，在恩公嚴武的接濟下，建起了一座茅屋，時稱「成都草堂」。不過，那時的「草堂」規模有限，更談不上豪華氣派，聊可安身而已。

從公元761年到765年，詩人在此居住了將近4年，夙夜憂歡之餘，秉筆濡墨，賦詩著文，將入川途中所見所聞一一記述，為朝廷「拾遺」，替蒼生傾訴，僅詩作就寫下240多篇，其中不少精彩之作堪稱千古絕唱，草堂因而被後人譽為詩壇「聖地」。

公元765年，嚴武病逝，杜甫失去了唯一依靠，只得攜家離去。杜甫離開成都後，草堂隨之荒廢頹頹，以致不存。

這就是說，眼前之「草堂」，實乃後人為紀念杜甫所建。

唐末五代，前蜀宰相、著名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依據杜甫詩中的描繪，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又多次修復，其中最大的一次重修，一在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一在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這兩次大修，既完善了佈局，又擴大了規模，紀念性主題被進一步突出，而作為居所的「草堂」，則剩下一點象徵意義。由此可見，此「草堂」，非彼「草堂」也。

後人興建的這處紀念性建築群，採用傳統的軸線佈局，由前至後依次建有大廳、詩史堂、柴門、工部祠、「少陵草堂」碑亭等。溪流環抱，綠樹成蔭，小橋、流水、梅園、竹林彼此交錯，春蘭、秋菊、夏荷、冬梅相互點染，樓宇古樸典雅，園林清幽秀麗，舊居風貌與文化景觀渾然一體。

我們從「草堂」院門拾級而上，只見門楣上方有銘匾一塊，那遒勁有力的「草堂」二字，乃果親王

（雍正之弟）手筆。兩側的對聯「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則是杜詩中的句子，指「草堂」所在。「萬里橋」之名，典出諸葛亮送費禪出使東吳時「萬里之行始於此」的感慨，「草堂」處於該橋之西；「百花潭」現名「龍爪堰」，「草堂」位於此潭之北。

進門便是「大廳」。所謂「廳」，是古代官吏辦事的地方，相當於現在的辦公室。因杜甫曾做過左拾遺和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出於尊崇，就替他建了這麼一個撐面子的場所。「大廳」為通堂式敞廳，高朗明亮，氣勢不凡。廳中的杜甫塑像，面龐清癯，身材精瘦，形銷而骨立，塑像以誇張的藝術手法，表現詩人飽經憂患的一生。「大廳」內掛有葉劍英撰書的題詞：「杜陵落筆傷豺虎，愛國孤宗薄鬥牛」，則是對杜甫憂國憂民赤子情懷的高度讚譽。藝術家塑像和元帥題詞，彼此呼應，相得益彰，堪稱不謀而合。駐足凝視，屏息諦聽，耳畔彷彿迴響起詩人那蒼老悲涼的歎息聲，「乾坤含瘡痍，憂處何時畢！」

穿過「大廳」，走不多遠，就來到「詩史堂」。唐詩在真實、廣泛、深刻地反映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方面，杜詩首屈一指，因而杜詩歷來有「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說法，故被譽為「詩史」。後人為頌揚杜詩的這種歷史貢獻，就興建了這座樓宇並命名為「詩史堂」。

「詩史堂」是杜甫草堂的主體建築，面積也最大，佔地百餘平方米，雖然也是過廳式，但與「大廳」明顯有別：廳前後除中部留為進出口外，其餘部分均以磚砌成半棧台，之上再以花窗作裝飾性封閉，追

求「同中求異」的藝術效果。「詩史堂」牌匾兩側，掛有一副名聞遐邇的對聯：「地有千秋，南來尋丞相祠堂，一樣大名垂宇宙；橋通萬里，東去問襄陽舊蒼，幾人相憶在江樓？」

此聯以杜甫的文章道德比諸葛亮的文治武功，頌揚杜甫像諸葛亮一樣英名永垂天地，表達了對杜詩成就的崇敬和追懷先賢的情感。

原刻署名為清代四川總督丁寶楨，但據陳月舫先生（四川省文史館館員）考證，聯文實由丁之幕僚沈壽榕、彭毓崧合撰。

光緒年間，丁寶楨遊覽「草堂」，囑幕僚沈壽榕代製對聯。沈氏撰好上聯，一時竟未能擬出滿意的下聯，而在場的彭毓崧卻出口成章，輕鬆對就下聯。沈、彭合撰的楹聯受到眾人交口稱讚，丁大喜，即令刻製，並賞署官諱，懸掛於「草堂」。沈、彭合撰對聯的事傳誦一時，成為「草堂」楹聯的一段歷史佳話。

原刻因兵燹毀於民國初年，新中國建立後，由著名書法家、中央文史館副館長葉恭綽先生補書，重刻後懸掛於堂前。



「詩史堂」牌匾兩側，掛有一副名聞遐邇的對聯。 網上圖片

持續不斷

隨想國

說來奇怪，想到寫這個题目的時候，大概是因為第一個字是「持」，便想起一些和「持」有關的人和事，腦海中浮起的竟然是編過《魯迅集》的黃繼持教授。

其實對繼持的認識並不算深，只知道他和小思等學者合編過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和資料的選集，個人作品出版過《寄生草》。不過，和他及他的夫人，卻曾經有幸度過幾天同遊陝西的歡樂時光。

繼持對近代文學的研究，是持續不斷的，這是作為學者的根本吧？沒有持續不斷，便不會有學術成就，只要走進學術的殿堂，這樣的精神是不能缺少的。

但是，我想起這個题目的時候，並不是想談學術，而是談飲食，特別是空中的飲食。因為我知道，從五月到七月，只要搭乘美國航空公司的班機，便能享受到美羅華集團旗下多家食府的名廚美食，包括獲得米芝蓮二星的「國金軒」名菜在內。

國泰航空從四十多年前起，就成立了飲食公司，到如今，每天供應的飛機餐達六萬多份。

近年來，更有多間香港以美食著名的餐廳合作，研究在空中味覺有所不同的如何以再熱方式，供應港式特色美食，從頭等艙、商務艙到所有客艙，都有不同的香港美食供應。這種像學術上持續不斷的研究精神，造就了多少乘客的讚賞。

我一直想，如果內地的航空公司，也擁有這種持續不斷的研究美食精神，那該多好，到各省遊覽，那時候再吃到的回憶！可惜到如今，最多還是「要麵還是飯」？或者是「要魚還是肉」？而沒有像國泰航空那樣，可以選擇「香醋玉排骨」或「粉蒸雞」等等。

希望在乘客持續不斷的搭乘下，內地航班也能帶給乘客持續不斷的各省特色美食吧。

十年未晚

杜亦有道

美軍特種兵成功追殺拉登，正是拉登主使劫機撞紐約世貿雙子大廈，使四萬餘平民喪命的十年之後，正合了中國江湖人一句古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窮十年之久才報到這血海之仇，各方勢力包庇他逃過這這十載，還「加料」製造了其他多起恐怖事件，實際上更便宜了他。

有議論強調美軍狙殺拉登時他手上並無武器使暗示此舉不公，但想想「九一」拉登主使劫機殺紐約四萬平民之時，那些美國老百姓手上有沒有武器？不單毫無火藥之力，甚至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而這十年間恐怖分子轟集集集酒店炸民居，幾乎全部是向手無縛雞之力的平民百姓下手，為什麼有這一批人專殺無辜生命？他們仍視為「聖戰」，這般「聖戰」法實難令人理解，所以這次狙殺拉登國際輿論多認為是合法狙殺，你殺人幾千，人殺你一個，真正的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而已，廣東人市井語謂「先撿骨，打死無怨」，出得毒手就「預吃還」的了。

此事也要佩服美國佬，「誓報此仇」苦心孤詣部署十年，你天涯海角也要報此仇，有點如中國武俠小說的「這一代報不到仇，交由下一代也要報」，但真是把仇恨延綿到下一代甚至三代，報了也沒有意義啦。幸得拉登老而健在，「冤有頭，債有主」都有真正的承受者，美國軍民才可真正的大快人心。

冤有深淺，仇有大小。而古人有句「睚眦必報」即是被惹不起，睚眦之目光「睚」一「睚」望了一眼也。要追殺報復，那就太過小題大做了，但世事常如此，看港聞不少年輕人在卡拉OK酒吧夜店了一「睚」便發生「爆樽」開大片斬人等事，可見仇之為物，一經成仇，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有此仇能忍，但被恐襲死傷萬人如此大仇，如何忍？追殺萬里十年不捨也是生物存於世之常情，因此這事可以四字形容之，「大快人心」也。

想起戴妃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威廉王子的新婚令人聯想到其已故生母戴安娜的婚禮，傳媒更將兩場婚禮作比較。原來，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而戴妃逝世，也有十四年了，當年的哭聲彷彿仍縈繞耳邊。

歲月是無情的，玫瑰再燦爛，終究有凋謝的一天，只是，這朵玫瑰凋謝得太早了，然而，正因為悲劇性的婚姻和慘劇性的死亡成就了她那無言替代的永恒。今年七月就成了戴安娜冥誕五十年，屆時，英倫又會掀起一番哀思熱潮。

戴安娜除了是一個時尚偶像外，她還是一位公認的好母親，在媒體為她留下的眾多情形中，有相當多是她跟兩個兒子在一起的。

在孩子面前，高貴的王妃收起了剪裁合度的高級時裝，有時，跟一群母親親足奔跑在學校田徑場上，有時，穿著牛仔褲的她，肩上頂著小哈里，手上抱著威廉，還有無數的沙灘嬉戲、郊外策馬圖等等，也是她窒息婚姻以外的舒緩時刻。

不但如此，走出王宮高牆之後，她的母愛還惠澤到王宮以外的孩子，她緊抱著醫院中面色蒼白的病童，親吻著非洲那瘦骨嶙峋的貧童，她修長的身影被五顏六色的的雙手包圍着……

跟戴妃感情深厚的威廉挑選在今年母親冥壽前完婚，不知是否就為了跟母親有那麼一點點聯繫。

年輕的差距令她無法撫慰「老夫夫」的心靈而成為深閨怨婦，卻因為善心義舉而贏得世人的愛，她不無有感而發地說：「當今世界上最嚴重的疾病就是，人們感受不到愛。如果我們能付出一分鐘的愛，甚至半小時或一天或一個月，我們樂意去做，而且我想去做。」

戴安娜的身上同時流露出高貴和謙恭、純真和世俗，她的生命是從尋找愛、付出愛，也彷彿找到真愛到遭人間的過程……這使她的生命超越了遺愛王妃或英倫時尚使者本身，而成為尋愛施愛的化身，那也是一個平凡女人的愛心。